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七〇五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靜樂三區
人民法庭審判反革命要犯
謀害反封建先鋒的首犯孫富昌已判死刑
上村破壞土地改革的惡霸張三有當庭伏法

（靜樂訊）三區人民法庭，在杜家村公審黑土場謀害反封建先鋒的反革命罪犯孫富昌及上村破壞土地改革的惡霸富農張三有，參加公審的農民三千餘人。由羣衆選出之審判委員十四人及政府代表王熬、白陽、趙富存三同志負責審判。當罪犯孫逆富昌、張逆三有等被武裝民兵押進法庭時，羣衆怒目盯視。由審判長——羣衆代表任元存宣佈開審，除被孫逆殺害的段二狄丑及被孫逆用大石頭傷腿的王驢驢兩同志，痛述他們被迫害的經過後（詳情見一月九日本報一版），經人民法庭依法判處該犯死刑。上村（距黑土場十里）惡霸富農張三有四五年混入我民兵組織，先後竊取班長、分隊長等職，結合一批反革命惡棍，跋扈村中，把持農會，一手遮天。四七年春鬥爭出地主很多果實，均被張逆一夥夥私分了。剩下些不値錢的爛東西，打成許多小包，散發給羣衆。張逆私吞全豬一口，並將白麵和肉大吃了一月多。張逆並派爪牙羣衆「誰走漏消息，割誰的頭」。八月間張逆又「領導」鬥爭地主世璜，私吞全豬一口、白麵四十斤，大米無數，並將果實黑豆磨豆腐，他們一夥夥吃了一個多月。當夏徵工作團到該村後，張逆唯恐罪行洩露，秘密地組織羣衆割工作團「圍困」，白天把全村男人都編入「變工隊」，由他們分組帶上山，晚上回來又叫在一起「開會」；留在家裏的婆姨也按頓好，不能隨便亂說。另外白天還由狗腿任玉懷在全村巡視。這樣使工作團無法接近貧苦農民了解眞實情況。在査階級評成份時，張逆散佈空氣說：「你們如果能把我定成中農，我長餘的牲口土地大家可以隨便使換。」在他一手把持下，將自己和他姪兒張子榮等富農，均訂爲「中農」。又將對他們最不滿的貧農張永旺誣陷爲「地主」，趕出農會，送去看守所拘押（上村事發生後被羣衆放出，已關了五十二天），將張潤月成份劃爲「惡霸富農」，在本村地窨內關了七天。另將貧農張旺旺兄弟（烈士）的撫卹糧二百六十斤取消，將分到的土地糧食牲口等全部收回。這樣一來，使全村陷於恐怖狀態，沒人敢說一句話。而他們反趾高氣揚。張逆大罵「告農民書」，並將貼出去的撕毀。土改工作團到該村前，張逆把本村土地兩垧併成一垧，以縮小土地數字，撒騙拉攏羣衆。此時杜家村清理地主杜玉珠財物中，査出上村張三計竊藏有杜之八包衣服，並且均已被張逆竊取。杜家村羣衆要求行政村指導員杜二喜把上村農幹李有貴叫來對質，李吞吞吐吐，當時怕李有貴回村後揭鬼，便軟禁在杜家村。這時張逆聞訊，企圖糾衆去搶回李有貴，並趁黑夜先打杜二喜，再打本村反對他們的農民。因爲張逆打發探聽消息的狗腿回來很遲，被迫去的羣衆再三懇求明天再去，並要求找工作團想辦法。這樣杜二喜才免於一難。但張逆反對找工作團。第二天天一亮，亂嚷嚷中把羣衆集合起，有兩兄弟的去兩個，有三兄弟的去三個，誰不去就要罰誰。張逆當場恐嚇羣衆：「今天去大家要齊心，我在後面監視，由郭記恆（狗腿）領導大家一起動手，誰不動回來，就當地主磨，人家要問是誰出的主意，都說「羣衆意見」就對了。」張逆把一切都佈置好，便押着三十餘羣衆向村公所進發，一進門，不由分說，便把杜二喜從炕上拉下來，一直拉到上村邊（二里多地），並大喊大叫，要燒紅爐灶燙杜二喜。正在吃早飯的杜家村羣衆，聽見這事，趕緊去報告工作團，同時立即自動集合數十人，衝進上村把杜二喜搶回。工作組同志得到杜家村羣衆通知立即趕回，召集全行政村大會，羣衆義憤塡胸，一致要求將張逆集團首從罪犯十三人逮捕，連同黑土場事件一併交人民法庭判處。上述罪惡在人民法庭及三千多羣衆面前控訴後，審判委員會根據羣衆意見，宣佈判決，將張逆三有當庭鎗斃，上村反革命參與及策劃者張子榮，判有期徒刑三年，其他各犯均按罪惡大小分別處理。（白陽）

山陰工作團寇桃同志
英勇拒敵掩護突圍
突圍同志打槍擊援，匪軍逃竄

（新華社綏蒙十五日電）（遲到）山陰四區楊莊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晚正開貧僱農小組長會議，突被應縣番日成匪軍三十餘人包圍，工作團寇桃同志急從室內跑出向房頂打槍，掩護其他同志及貧僱農從窗口上突圍，寇桃同志遂陷入重圍中。匪軍向院中投手榴彈，寇桃同志從地上拾起還擊匪軍，然後闖入一個草房內，此時匪軍十七八人進入院內，寇桃同志從背蔭處將匪軍隊長楊喜一槍打倒，房頂上另一匪徒也被打傷跌下。這時，突圍同志在村邊打槍擊援，匪軍以爲我軍趕到，狼狽逃命。羣衆毫無損失，匪軍被打死隊長和一個班長，另有一匪亦負傷。寇桃同志豐鎮人，僱農出身，平時工作積極，此次又建大功。（楊文江）

陝甘寧地方武裝
九個月殲敵一萬四千

（新華社西北十六日電）西北聯防軍司令部頃公佈陝甘寧邊區地方武裝、游擊隊及民兵去年九個月（自三月十二日至年底）戰績如下：（一）作戰三千零六十四次，殲敵一萬四千零一十三名，內斃傷敵四千九百一十九名，生俘八千二百七十四名，起義投誠八百二十名，按照敵人正規編制計算，共數目相等於兩個旅兩個團又兩個營。（2）生俘團級軍官八名，營級軍官十四名，連排級軍官六十七名。（3）繳獲山砲、火箭砲各一門及各種口徑砲二十七門，擲彈筒及槍榴彈筒共八十九個，各種機槍二百三十一挺，長短槍三千七百九支，砲彈二千七百五十二發，擲彈、槍榴彈及手榴彈共九千六百七十三顆，子彈五十三萬八千三百七十七發，戰馬二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一百六十四，電台三部，話報機三部，電話機四十二部，糧食三千六百零四石及其他軍用品一部，擊毀飛機兩架，汽車二十五輛，摧毀碉堡工事一千六百七十一座，橋樑兩座。

臨縣楊家溝代表李還許
違反統一分配原則
殺羊吃浪費果實

（臨縣訊）楊家溝代表李還許，違反統一分配果實的原則，偷的殺羊。他村徵收出富農長餘的羊二十五隻，後行政村召開會議，討論統一分配的問題，他開會回來後，就召集羣衆說：「咱村的羊外村要分，咱們了一個，殺的吃上幾個吧！」外來戶郝根根就勸止說：「咱支底是叫大家翻身，羊是生產的，爲甚殺的吃了」李還許說郝是破壞，「一下頂的郝根根再沒敢說。李還許問大家：「明天早起殺的吃幾個，同意不同意？」當場只有少數人同意，第二天就拉的殺了五隻好羊（內有一隻母羊），又開上山藥，熬了一大鍋，召集全村的人吃了一頓，就是沒叫郝根根吃，吃的剩下七十餘斤肉，全村公分了。問題發現後，撤了李的代表。（編者按：由那裏發現的？怎樣撤職的？原稿都沒寫明。）（劉潤熙）

叢羅峪地主賀福祥等
殺母羊破壞生產
民兵査住開農民大會鬥爭

（臨縣訊）十區叢羅峪村地主賀福祥，偷的殺了一隻母羊，七日晚上和地主兒子王生院等人到地主賀恩智家裏去朋夥吃肉。賀恩智家有兩個年輕女人，還用美人計拉攏農民，王大攔、賀汝光就經常去串，這天夜裏也去鬼混，被民兵賀成娃等査出，當將地主賀恩智、賀福祥、王生院等三個地主扣押。第二天召開貧農團及民兵會議討論，大家說：「這狗日的們，殺了母羊不叫咱農民喂羊，破壞生產，還想指上婆姨拉攏咱農民，那還行，非再向他們鬥爭不可。」然後召開農民大會鬥爭後，叫地主訂出條件，再不敢做壞事。（興保、芝旺、兆鳳、林玉、樹荊、文彬）

靜樂磨官峪自然村
檢討私分果實的錯誤
沒按告農民書辦事對全體貧苦農民不利

（靜樂訊）三區磨官峪自然村，由少數代表領頭，將該村鬥爭果實白布八十四丈，未經行政村委員會同意，即私自零碎分了。代表潘牛換從莊車坪回村即對大家說：「人家村裏已把鬥出來的衣服分完啦，咱們衣服穿得爛的也分上些吧！」（實際莊車坪僅給一些凍得出不了門的貧苦農民，經工作組同意——按：是否經行政村委員會同意過呢？——先分散了一部份舊棉套夾裝棉衣）另一代表李大獠也說：「人家村裏都分啦，咱們村裏放下死皮凍活皮。」他對行政村委員會主任楊寬子說：「咱村東西現在不給咱本村分，將來給外村分走，咱村羣衆可要反對咱當幹部的。」這村衣服問題本來不甚困難，但他們怕窮村子分走。有些人認爲「窮給本村不困難的分上些，也比讓外村的貧苦農民分去強。」因此就把四十八丈白布按人口分，凡是貧僱農，不論男女老少，一律劃爲三等，凡被列爲一等者，每人分五尺，二等分四尺，三等分三尺。當時有人提出怕此事被工作團和外村知道了不好辦。有些貧僱農並會提出反對這種偷偷摸摸的作法，但沒有得到結果。分完以後，當天晚上貧僱農中就有人反對開了，工作組一返回該村，即紛紛反映說：「咱村偷分了布啦，實在不合適！」工作組聽到這些反映後，立即召開了貧僱農會議，讓大家漫談這種私分果實對不對。楊寬子當衆檢討了自己立場有毛病，這是自私自利的做法，自已沒給窮人好好的當家，要請求羣衆處理，並表示以後一定要好好的給羣衆辦事。大家說：「這是初次出毛病，以後辦事可要好好的照顧全面哩！」經過三天的大會檢討，最後一致決定，分出的布原則上都收回來，重新統一分配，其中有實在困難的已經穿上了的暫不退，等以後總分配時再說。對領頭的代表李大獠撤去代表資格，其他的代表都分別給以批評。大家檢討這次爲甚錯下的？主要是沒按「告農民書」辦事，口裏講的是「天下農民一家人」，但到解決實際問題時思想就不對了，和外村商量怕人家分去果實，村中每戶都分上些，這是一種「討好思想」，對全體貧苦農民不利的作法（編者按：這種本位主義的作法將影響到農民間的團結與貧苦農民的徹底翻身，對於農民是不利的。）以後一定要心口一般的，跟隨「告農民書」走。（白顯明）

興縣大善貧僱農婦女討論分配鬥爭果實

短甚補甚，先盡最窮的，有困難的中農也要分。

（興縣訊）大善貧僱農婦女座談會上，對分配果實問題提出了她們的意見。小組長郭國花說：「咱們和地主鬥了這麼多天，鬥下了很多東西：有綢緞、布、咱們的帽子、小孩帽子、針扎袋子，咱們討論一下，看怎樣分呀？」咯吵了一陣，郭變全說：「窮人短的東西多啦，鬥爭下的東西要由人要，補的齊齊楚楚的我看不夠，要有甚不給甚，當緊應的給補上。」郭利花、任換兒接口說：「對着啦，沒吃的給糧食，沒穿的給穿的。」接着咯吵了一陣後，決定：凡是貧僱農短甚給補上甚，解決困難。李梅兒說：「窮人短的東西是不是能補起來？有的東西只有一兩件，要的人多怎辦呀？」有三、四個人同時插嘴答道：「要看鬥下的東西多少，你當緊要啦不要，一兩件件分不開的，我看還是先儘最窮的。」李像芝女人提出：有孩沒孩也差的遠啦，我家兩個大人，剩下些窩窩常放着啦，像有孩們的，剩下點就零碎吃完了。郭國花插嘴道：有孩兒，屎尿布子、毯，都有點，不了不行。白改轉說：「一套衣服也是按人數分啦，有兩個人，分上一個棉襖，叫那一個凍着？我看不行。」這個意見得到了大家的同意。李懷芝老婆說：我家沒火柱，借的使換了幾次，給人家鬧恪掰（彎了），把咱氣了個死，和一家富農懸出錢打（修）的一合撇，沒使換人家就搬走了。三、四個婦女說：「這次咱接收回來，衆人使換。」郭利花提出給不給中農分衣服，白提兒說：「要看有東西沒東西。」大家咯吵了一氣，說中農有困難的也要分。（編者按：衣服銀錢的分配應要寬，給中農以照顧）又有人提出：「娃娃只老漢（僱農，老夫妻二人）給地主寄東西，應該不應該分，經熱烈討論後，同意了李懷芝女人的意見：思想不好，咱們教育能改正，這次分東西是翻身，應該分。（小高）

大善農婦集會

把女代表白堂弟撤職

（又訊）二區大善農婦集會，審查女代表白堂弟。會上郭利花、郭變全、白改轉首先揭發白堂弟保存地主白不珍的布、串壺、切刀、秤等東西。有幾個婦女親自見他家吃白不珍的蓧麥，還拿舊花套子、剪子，他將李家圪墶開罷貧僱農會的情形告了人家！到會婦女說：「成了地主的狗腿啦，不能替咱們窮人辦事情！」白堂弟起初還不好好說，王梅兒馬上指出：「選你當農民代表的時候，你說誰也不能替地主當狗腿、寄東西，你爲甚給地主白不珍寄東西？你說爲窮人辦事，還是做得甚事情？」在大家嚴格批評下，白堂弟承認了錯誤說：「是我眼小，不對，我的錯誤，我改正。」主席郭國花說：「過去窮人沒辦法，吃人家一點沒甚；現在吃人家一點心軟，打人一達手軟。不該和地主拉扯。」大家將白堂弟撤職。

朔縣大夫莊婦女討論

出嫁女子不要一個錢

（新華社綏蒙十五日電）朔縣五區大夫莊貧農會委員召開全村貧苦婦女大會，討論廢除買賣婚姻。貧農武毅：「我出嫁時，問了二百六十元白洋，叫媒人都拿去，年的老婆哭着說：「我才兩歲，父母把我問出去，男人比我大十一歲，十三歲上出嫁，不會做營生，婆婆就打罵。現在我有個女子，大了出嫁保證不要一個錢，叫她自主婚去。」僱農張明高的女人說：「我父親連一個錢也沒有見上。張明高攬工一輩子，攢下的錢爲了娶我花了個盡光。眞是咱窮人家，不娶女人一個窮，娶過女人兩個窮，生下娃娃三個窮。」僱農李開元的女人搶着說：「地主老財早早娶過女人，早早生下娃娃，咱窮人早娶不過老婆，生不下娃娃，地主還說命裏沒兒。」僱貧農李開、張移等三個女人提出她們有六個女子，將來出嫁，保證不要一個錢。（張彥、郭秀生）

女惡霸韓雲梅太可恨

活活打死童養媳孫二桃

人民法庭爲死者報了仇

（靜樂訊）三區人民法庭公審反革命罪犯同時，貧農女子孫二桃被婆婆女惡霸富農韓雲梅殺害的千古奇冤，亦得到伸雪。死者母親向人民法庭起訴時，泣不成聲，繼由死者叔伯父報告孫二桃被害經過：二桃從小被女惡霸收爲童養媳，一直當牛馬看待，十一、十五歲就扭負起全家繁重勞作。女惡霸一盤大磨原按在院裏，她嫌二桃推磨換打時哭喊驚動四鄰，便將磨搬進房中，整天拿一根大棒，打的二桃像驢一樣的不能停歇。叫二桃往回揹山藥，三筐子本已壓的丈夫支持不住了，又放上兩筐，還罵：「你狗入的，爺爺給你再加兩筐，你不馱了？」從地裏往家背東西，從來不讓二桃半路停歇。發育不良的二桃骨瘦如柴，常常鬧病，這更增加了她的挨打。去秋二桃帶病摜倒磨道，女惡霸竟下毒手，將二桃打死，屍體遍身紫黑，左手一指被打斷，三指被打扁，口塞棉花，面頰傷痕纍纍，肋骨折斷兩根。二桃被打時屙下一褲子，盡是些山藥皮及粃穀，說明她生前，會餓的偷吃過豬食。十七歲的二桃，就這樣被殺害了。她死後女惡霸將屍體懸掛廁所，偽作自縊欺人耳目。這一血案曾告到縣政府，一直拖延很久，只將韓雲梅拘押，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參加公審的群衆聽了上述控訴後，滿腔的憤怒，立即燃燒起來，一致要求爲孫二桃報仇，審判委員會接受群衆意見，將韓雲梅依法判處死刑。（白陽）

保四區公所文書黨占科

仇視群衆清算被撤職

（保德訊）四區農會臨時委員會接受群衆要求，把該區區公所文書黨占科撤職，並提出開除他的共產黨籍，交回本村群衆處理。黨某係富農成份，本區衣謝塔人，這次群衆向他家接收長餘財產時，他只拿出四十元白洋來欺騙抗拒群衆要求，經群衆再次鬥爭後，黨家又拿出五百七十元白洋。問題解決後，群衆仍讓他回區繼續工作，不料黨某更加反動起來，用山藥蛋喂狗，並誣蔑說：「狗也是基本群衆。」又和地主一起吸大烟，工作消極，大吃二喝。黨某此種仇恨群衆的行爲，引起了群衆的極大憤慨。（武忠貴、石成堂）

貧農張科車翻身後

當選村主任積極工作

（保德訊）三區南河溝所屬案村貧農張科車，今年四十一歲，小時父親死後，留下五口人，因只有十多垧沙梁地，沒有辦法生活，母親就改嫁了別人，八歲兄弟也叫帶走。這時雖然只剩他夫妻和小女子三人，可是還過不了日子。在這時候，本村張鐵生就乘機川五斗黑豆把他婆姨霸去四年多。妻離子散後，張科車就給人打短，流浪討飯吃來。這種悲慘生活直到去春（四七年）土地改革才完全改變過來。政府首先幫他把被霸佔去的女人要回來，一家人重又歡聚團圓了。土改中給他分了二十二垧地（內有八垧青苗產糧四石二斗）、粗糧一石七斗、牛一股，其他果實一部，群衆並選他當了村主任。他說：「咱把窮根子挖斷啦，可要努力工作哩！」徵公糧中，他將所種二十五垧地的八石一斗產糧，完全實報出來，在他推動影響下，其他農民也都實報，使公糧順利完成。（工農通訊員張行憲）

王維舟將軍談稱：

陝甘寧地武壯大三倍

（新華社西北十六日電）西北聯防軍副司令員王維舟將軍對九個月來陝甘寧邊區地方武裝戰績，發表談話說：在西北人民解放軍殲敵六萬一千多人的同一期間，我地方武裝和游擊隊也殲敵一萬四千多人。現在不僅野戰軍比過去強大得多，地方武裝也壯大了三倍以上。西北戰場上的敵人在我們軍事的巨大勝利面前，變得日益削弱和渺小了。王副司令員回憶這九個月中陝甘寧邊區人民從十年的和平生活轉到全面戰爭，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和考驗，但是經過土地革命戰爭鍛鍊出來的邊區人民，並沒有被張牙舞爪的敵人嚇倒，而是迅速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堅決消滅一切進犯匪軍。現在敵人不但損失了很多兵員和裝備，而且被迫處於防禦地位。今後，我們的野戰將軍進攻並消滅大股的敵人，我們的地方武裝則消滅小股敵人和圍困孤立的敵人。

敵困守孤城及狹隘地帶 廣大地區都被我軍收復

王副司令員概述目前敵我形勢說：蔣胡匪軍現在仍困守延安、甘泉、鄜縣、慶陽、合水、鎮原、鹽池、定邊、安邊等孤城和一些狹隘地帶，廣大地區都被我收復，原邊區現在我手中的縣城（包括新設縣）有綏德、米脂、清澗、吳堡、葭縣、子洲、鎮川、橫山、延川、延長、固臨、子長、安塞、志丹、靖邊、吳旗、環縣、曲子、華池、新正、新寧、赤水、合水、淳耀等二十餘城，並且在我地方武裝不斷出擊下，發展了新解放區，建立許多新的民主政權。關中分區除赤水縣擴大了土橋等三個新區，新正縣收復了二十九年被蔣胡匪軍侵佔的五、六兩區外，並新建立了中（部）宜（君）、栒邑、邠縣、三原四個縣的民主政權，地區比過去擴大了幾近一倍。榆林方面，除葭縣、鎮川擴大了若干區鄉外，並解放了神木縣城，政權的政令可以直達榆林城郊。蔣胡匪軍事要地黃龍山區，也被我游擊隊控制，正在該地許多鄉村摧毀了反動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人民的武裝和政權，被蔣胡匪壓榨多年的黃龍山十二萬人民，將更加積極的參加鬥爭。

地方武裝發揮巨大作用

王副司令員繼對九個月自衛戰爭中地方武裝的巨大作用，作了恰當的分析和估計。他指出：（一）配合主力打擊和牽制了敵人，收復和解放了廣大地區。如我地方武裝九個月作戰三千零六十四次，殲敵一萬四千零十三名，平均每天作戰約十一次，每天殲敵達五十人以上。這種頻繁主動的襲擊，積小勝爲大勝的戰術，使敵人行動困難，時常挨打，日益削弱。我地方武裝並能運用集中力量，攻克市鎮戰術，取得勝利，如淳耀游擊隊、鄜縣、甘泉、志丹三縣游擊隊攻克張村驛、直羅鎮，延安游擊隊襲入李家渠，安塞游擊隊襲入閻店子、小砭溝，迫使蔣胡匪不得不縮小佔領地區，退守孤城。敵人曾經企圖集中兵力於延安城郊，但在我游擊隊化整爲零堅持原地鬥爭下，遭到粉碎。目前，我地方武裝仍活躍在延安市近郊，傳單標語照常傳到市區內。此外，如羊馬河、蟠龍、岔口等戰役中，游擊隊均參加作戰，綏德地方兵團截擊胡匪突擊師，三邊地方兵團追擊逃敵馬匪保四團，都起了很大作用。（二）保衛了新解放區，擴大與建立了新解放區。地方武裝已在黃龍山區建立民主政權，在我軍圍攻時，當地群衆就動員了五百輛大車招架，幫助我轉運物資。（三）堅持反「清剿」，保護群衆安全。各地游擊隊在反「清剿」中，打擊了敵人，搶救糧食，掩護群衆轉移，保衛了生產與發行。

最後，王副司令員勉勵邊區地方武裝在勝利的基礎上，加倍努力，切忌驕傲自滿，應進一步有組織有計劃的配合主力，消滅蔣胡匪軍於邊區內，迎接勝利的一九四八年。

佛堂武家峁糟踏果實

問題已由工作團派人處理

編者同志：

一月十四日，報上揭露六區佛堂、武家峁等村土地改革中，壞蛋操縱糟踏果實新聞一則內，編者按語中提出疑問，說佛堂行政村民兵分隊長樊德林、副分隊長樊玉昆是從自區上開會回來，就引上民兵揹上槍，到地主家所謂訂成份、鬥地主，是上級派去的，還是私自去的？按王文同志寫此文前，是我告訴他那裏事情，我去檢查的。現在將事情經過略述如下：

（一）武家峁行政村大吃二喝，發生在十一月工作團將到之前。現此事已弄清楚，參加吃喝的人，除貧苦者外，其餘全部賠償出來，並在農會上對領導吃喝的人，加以批評鬥爭。

（二）樊德林等人（樊玉昆我不知道）參加的大會後，我曾將告農民書對他們解釋，叫他們回去宣傳，是工作團派去的。按樊德林家中是貧農，本人原在軍區司令部電話班當電話員，退伍回家，生產積極，鬥爭還堅決，四七年才當了幹部，與舊幹部關係不好，找他幫助宣傳告農民書，沒有給以組織保證，想他回去後，工作簡單，勝同一些不正派的人。現在我們除叫他看管被扣押的地主外，已停止他的活動。

（三）佛堂工作做得不好，原因是工作團的領導，佛堂負責的工作同志武進，因病離開，以後派去處理，要將到時，縣上來信又調裴馬七到五區，後，工作團只有闆大清等人，毛病即在此時發生。現在已派治中同志去佛堂重新開始工作，原佛堂所有一切組織，將進行審查處理。

工作團王景任

一月十五日

蘇聯及西歐各國輿論
一致抨擊馬歇爾計劃
美國人民也給報紙寫信反對

（綜合報導）杜魯門於本月七日向美第八十屆國會第二次常會提出咨文，無恥地宣佈了「美國領導地位」的世界侵略計劃，他要「國會授權支持歐洲經濟復興方案（即馬歇爾計劃）」。當這一計劃正式提出後，立即遭到國內外輿論的抨擊，而且在國會中碰到釘子。

在美國國會上討論該計劃時，馬歇爾曾竭力勸說甚至以辭職相威脅，要求通過，但多數共和黨議員與若干民主黨議員，或因怕支持他，而使本黨今年在總統競選中失掉許多選票，或因不敢冒險，或因深知美國本身困難，或因代表未獲該計劃直接利益的集團等等原因，紛紛抨擊馬歇爾。共和黨中支持馬歇爾計劃的頭子范登堡於記者招待會中洩露，擬將「援歐」總貸款數字一百七十億元字樣取消。對於范登堡這一意圖，蘇聯勞動報評論，認為這反映了：一、馬歇爾計劃遭到了美國廣大人民的強力反對；二、由於美總統選舉期近，為了爭取選票，民主和共和兩黨都不願多担負馬歇爾計劃的責任，因該計劃在美國廣大羣衆中不得人心；三、在美元枷鎖下的某些國家局勢的急轉直下；四、美國會議員已被西歐的經濟危機的險境所震驚。真理報並指出這個計劃的產生，是「美國要把國內物價和已經兩倍於戰時的大企業利潤，照過去水平保持下去，以逃避即將到來的一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並指出這個計劃一方面將加重國內苛捐雜稅，迫使物價更形昂貴，因而損害了美國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藉這個計劃來絞殺西歐國家的自由和獨立，淪西歐二億七千萬人民為美國的殖民地奴隸。該報力稱：這個計劃「在歐洲國家中將遭到日益增強的抵抗，並將在帝國主義陣營中，引起新的衝突與尖銳的鬥爭。」

西歐各國報紙亦紛紛予以斥責。英共機關工人日報七日稱：「真相現已大白，美國是打算在歐洲傾銷某些貨品，為此，就要限制歐洲生產那些會與美國競爭的貨品。」反動的「每日快報」亦大唱低調，供認：認為馬歇爾計劃「可以把英國從災難中拯救出來，是荒謬的。」荷共總書記德格魯特，挪威國會議員貝斯塔德，丹麥「人民國地報」、「貝林斯克日報」、「社會民主黨人」報、英國學聯，也都一致譴責馬歇爾計劃企圖復活德國法西斯，並奴役世界人民，並預言這一計劃必然慘敗。甚至英國反動的保守黨報紙，亦因美國貸款條件的過於苛刻而表示不安。「標準晚報」說：「英國如果用「經濟自由」，不如活着當個窮漢。」

在美國，「下午報」最近連續發表了許多讀者來信，都是反對馬歇爾計劃的。其中指出：馬歇爾計劃代表華爾街在美國政府協助下精心擬定的統治全世界的計劃，它的實施，等於建立西歐法西斯政府，而它的目的，是要在「紅色恐怖」的掩飾下，打擊各國的進步和自由主義。但這一計劃種下的仇恨的種子，必將自食其果。並且認為馬歇爾計劃「注定了要失敗」，因為它將大大地加速美國的通貨膨脹。

湘北平江三千餘窮人
搗毀縣府痛毆匪縣長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長沙訊：去年十一月間，湘北平江發生三千餘窮人搗毀縣府痛毆蔣匪縣長壯舉。該縣農民因有農民多人，為了反對急賑物資全部落入地主土劣手中，被蔣匪縣政府逮捕，就集會三千餘人，結隊赴警察局請願，要求釋放，警局表示係受縣府命令辦理，於是大隊就在「還我人來」的口號聲中，一個個向縣府，蔣匪警衛隊大驚四散，羣衆搗毀一切，並將蔣匪縣長從虎皮椅拖下痛毆一頓。

又訊：蔣匪因湘西各縣農民起而抗蔣者日多，焦慮異常，劃永順等縣為「政治清剿區」，蔣匪省府主席王東並親任各地「督導」。

法共五個省的組織發起
巴黎召開農民代表大會
反對舒曼賣國重稅政策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巴黎訊：法國人民反對舒曼賣國政策及馬歇爾奴役法國計劃的鬥爭，正積極進行中。據塔斯社十四日電：由於法共五個省組織的發起，巴黎曾召集農民代表會議，農民代表們紛紛抨擊二日簽訂的「法美雙邊協定」，反對舒曼的重稅政策。在閉幕詞中，法共領袖之一馬爾梯指出：「舒曼今日打擊農民，正如它昨日打擊工人階級一樣。」馬爾梯着重稱：舒曼的政策就是逢迎美國資本家，毀滅法國農業，並絞殺法國工業。同樣的會議及示威，亦在其他城市中進行。勝利社十二日電稱：巴黎舉行退伍軍人大示威，法共書記杜克洛向示威者演說時，號召者反對馬歇爾計劃及過耶計劃（即新稅收法）。巴黎區飛機工人代表於九日亦召開會議，抗議舒曼政府在美國投資下對國有飛機工業怠工。據稱，在過去四個月內，飛機工業沒有得到一單，而政府所欠的九十億法郎也未付分文。法國北部重要工業里爾、魯貝和都爾科音的紡織工業，由於美國的阻礙及戴高樂「聯盟」的流氓在各地放火燒毀存棉的結果，正面臨關廠的危險，當地二十萬紡織工人正準備新的鬥爭，以反對法美反動派毀滅法國工業的陰謀。

福建江西兩省人民武裝
發動羣衆反蔣鬥爭
共有二十部以上人數發展至近萬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閩贛兩省人民武裝，一年來有顯著發展，截至去年底，已近萬人。其中福建十一部，總數至少七千餘，活動地區甚廣，主要的是：（一）閩粵贛邊境一部，四六年秋共有人槍一百，與粵境饒平等兩縣人民武裝及游擊隊，地區也限於詔安、雲霄兩縣，現已擴大十倍，活動地區也擴大至漳浦、龍溪及閩粵贛三省邊境的和平、永定、上杭、武平、長汀、寧化及博平山區的連城、龍巖等縣，領袖為黃士誠，現已設立閩贛粵邊區司令部，提出「反三徵」（指徵糧、徵借、徵兵）、劃土劣」口號，發動羣衆鬥爭。（二）浙閩邊區雁蕩山部隊，其在閩境的活動地區，有福鼎、福安、霞浦、連江、壽寧、寧德、屏南等縣。此外，上述各縣農民去年曾建立「福建人民謀生隊」達十二隊之多。（三）閩省中部，四六年下半年蔣區報紙即載稱有新四軍退伍軍人組成的「經濟游擊隊」，陳牯老部百餘、劉潤世部百餘及另部，活躍於閩江邊沿岸一帶，現閩中已建立軍分區司令部，司令為黃國璋，戴雲山區有戴雲山縱隊及王某所部，三部現已匯合，在永春、德化、仙遊、莆田、南安、晉江、惠安、同安、安溪等縣，轄境廣大農村發動「反蔣抗繳」「開倉分賦穀」等運動，並組織反徵兵的「壯丁大同盟」。上列縣份及北部崇安、浦城與閩浙交界海面，尚有其他農民漁民等部隊活動。

江西有民變武裝十部以上，至少二千餘人，活動於永新和湘贛邊境之蓮花一帶，有農民武裝猴子隊、爬山隊、無天隊及賀喜光等部。南潯路沿綫德安、九江等縣及鄱陽湖東岸各地，四六年已有由農民、抗戰中之義民及蔣軍反戰士兵組成之武裝若干部，毛部數百人，且有平射砲等武器，湖東一部倘打出「官逼民反」白旗。南潯公路沿綫各部，隨時出襲蔣匪運輸車輛。贛粵邊大庾、龍南、尋鄔等縣，四六年即有若干小部活動，現已與粵北南雄等縣人民武裝匯合，成為有力之大隊伍。贛浙閩邊廣豐縣，據稱，為浙閩人民武裝重要據點之一，有曾鏡冰率部駐屯。

更正

（一）六日三版東北我軍一年戰績，收復之城市為六十七座，收復後為敵重佔者八座，應添通遼。原列收復之六十五座城中，蒙東之香河為寧河之誤。（二）九日四版頭條大別山反掃蕩戰中，殲敵數字，應為八千八百六十七人。

反美情緒正與日俱增
英國人陷入灰心失望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塔斯社訊：蘇聯報紙發表記者伊薩科夫斯基英國印象一文，略謂：倫敦現在像一個已患長期危險病症而無法復原的人。「這日子好難過啊！」——這是你不論在旅館、餐廳、地下鐵道和大街上……到處都可聽到的話，並且當英國人說這些話時，樣子總是灰心失望的。戰爭是早就過去了，但是戰時的限制却不斷加緊。對「美元外交」的驕橫，英國人民的憤恨正與日俱增，反美情緒十分強烈，任何反美言論，在集會上或會議中都一定遇到贊同。目前的新口號是「輸出運動」，目的是到一九四八年底，提高英國輸出至戰前的百分之一六零，但是不明白他們怎樣達到這個目的。英國已走到經濟上「此路不通」的境地了。

為自衛戰及農民翻身服務
華東一年來的文化工作

（新華社華東電）華東各地文化工作為愛國自衛戰爭及農民翻身運動服務，一年來，貢獻極大。

在前綫各縱隊都設有新華支社，成百以上的人民記者深入連隊，平時與戰士同甘苦，戰時亦入戰壕，甚至並肩作戰，前後有模範記者宋大可、錢毅（作家阿英長子）等十人英勇犧牲，王傳貫等四人光榮負傷。部隊報紙在頻繁戰鬥中，堅持出報。華東解放軍政治部華東前綫報的鉛印廠，長時期在卡車上跟部隊輾轉戰地。各縱隊、團部有油印報紙，成為鼓舞士氣的有力武器。無數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工團、劇團、電影隊、小學教師等，身臨前綫，為戰士服務，他們配合部隊的宣教工作者，平時開展連隊的文化工作，戰時即幫助挖工事、救傷員。膠東一地，就有七十餘文藝工作者奔赴戰地。膠東軍區政治部電影隊赴火綫巡演「一隻白帆船」等片，華東野戰軍政治部電影隊則長期隨軍活動，演出了蘇聯名片「柏林之戰」及自己攝製之「淮北騎兵隊」等影片多種。隨軍新華書店翻印之蘇聯名著「恐懼與無畏」「日日夜夜」的通俗本及「士兵與統帥」「我們的六連」等書，均為廣大指戰員所爭讀，並成為教育部隊的最好讀物。華東新華書店在八至十一月，曾籌書刊勞軍，慰勞前綫部隊書刊四萬餘册及現款二百廿四萬餘元，淮海新華書店則組織了戰地文化服務隊，巡迴推銷。

在後方，新華分支社遍及各軍區、軍分區，華中新華分社即擁有七個支社，幹部六百餘人，通訊員兩萬五千餘人，每日來稿最多時達三千餘篇。鹽阜大眾日報培養了工農記者，使報導上獲顯著成績。報紙則有華東大眾日報、膠東大眾日報、渤海日報、魯中大眾、魯南時報、濱海農村、淮海報、蘇北日報、江淮報、拂曉報及各分區、部隊報、通俗化大眾畫報等三十四種，在渤海，更有為回胞服務的伊斯蘭報。從烟台、威海兩地暫時轉移之烟台日報及新威日報，仍在戰爭中堅持出版，均以最大篇幅登載人民武裝活動消息。華中方面，由於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過去著名的新華日報華中版已於今年元旦復刊。

新華書店分支店代銷處遍佈各縣市及較大集鎮，一年來，山東新華書店總店編印各種書籍達三百多種，其中有工農喜愛的生產小叢書、大眾文庫各三十三種，並為翻身農民及其教師專門出版了「文化翻身」半月刊。膠東新華書店出版書籍、課本共達一百八十萬册。其他在戰爭中堅持和誕生的大型雜誌新山東文化，新華文摘、膠東文藝，江海雜誌等多種，其中僅膠東文藝，每期即銷售萬餘册。膠東新華書店印行之「新編[illegible]讀本」，銷售達十三萬册。另在戰爭環境緊張的支前復查及生產中，膠東每村正式小學仍照常開學，入學兒童達六十萬。半工半讀的學習組織遍及各地，有早班、午班、晚班等，以小先生制教育貧苦失學的人們。小學教師並參加担架運輸隊，進行文娛活動，許多湧入游擊隊與民兵並肩作戰，莒縣、竹庭等縣二百餘教師參加游擊隊，對敵展開政治攻勢，寫標語、印發宣傳品等。中學教育僅膠東，即有中等以上學校二十六所，學生六千餘名。堅抗蔣匪統治之烟台、威海衛、龍口等地之中學，亦曾遷市外，繼續上課。華中二分區設立了工農學校，以提高鄉村僱貧農成份及黨員幹部之政治文化水平，作改造和加強區鄉政權之準備。鹽阜區則定「教育為翻身羣衆服務，學校為翻身羣衆所有」的新方針，使學校為民辦、民營、民享。漣水縣淳夫中學土地改革前，僱貧學生僅佔百分之十，現已激增至百分之六十，濱海等地訓練了大批新的冬季教師及村文書、會計，為土改後的新政權服務。

羣衆文化活動方面，淮海九個縣相繼成立了工農文協。一年來，羣衆自己創作完整的劇本四十多種，鼓詞十多種，蘇中興化翻身農民所組織之劇團，其中十七個劇團就創作了劇本小調一百八十五種，演出三百二十五次，擁有觀衆十五萬一千人。戰時文化工作更有不少創造，膠東各縣幾乎村村都有「廣播台」，成為傳播勝利消息及教育羣衆的新工具。濱海「流動書報店」在游擊環境中，建立了六十多個書報代銷處，出售各種書報五萬八千多份，擁有讀者二十餘萬人，凡有羣衆集會處，就揹起書包趕去。在邊沿區，則採用挑担子方式，又照常情況一來，挑担的「轉移」，情況一轉動，書店仍穿梭往來，夜晚交易，白天轉移。梓平、茅山等區「翻身農民」，每戶都有一本「工農讀本」或「大家唱」之類的讀物。寶應中學的「流動宣傳隊」，由三個人三條槍組成，他們揹着胡琴，提着石灰桶，遇敵就打，敵走就唱、就寫。泰縣曹德進創造「文化背包」，他經常背着九色紙及油印器具，跟隨區隊行動，在最艱苦的「血洗、清剿」中，堅持在田野裏宣傳品。

神池塘澗工作小組去年九月壓制羣眾鬥爭李青山的眞相

——一篇「客里空」報導的揭發——

弱雨

編者按：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本報刊登了陳良柱同志寫的「神池工作團塘澗小組，壓制羣眾包庇新惡霸」的消息，是一篇錯誤的報導。茲據一月十四日二分區工作團、鄭林同志來信與弱雨同志關於「塘澗村貧農團檢查」的報導，都說明退伍軍人、店兒上村指導員李青山，作風上確有嚴重的毛病而脫離羣眾，但還不是什麼新惡霸；而去秋鬥爭李青山，是地主富農及其他壞份子等封建勢力，破壞土地改革，借機報私仇的罪惡行為，根本不是什麼羣眾鬥爭。當時工作組張學古等的錯誤，在於走了地主富農路綫。因此，該報導所謂「壓制羣眾，包庇新惡霸」云云，恰恰掩蓋了那些壞蛋的罪惡行為，歪曲了張學古等所犯錯誤的實質，及對該村工作所造成的真正惡果，而報紙刊出了這個錯誤報導，則起了批准與鼓勵了這些壞蛋的罪行的作用。這件事應當作一個嚴重的經驗教訓，引起每個同志的注意，來檢查我們的思想立場與工作。茲將弱雨同志關於塘澗貧農團對鬥爭李青山的意見的報導，摘要列登如下：

（一）塘澗貧農團對鬥爭李青山的意見

去年九月底，工作團張學古、張烈夫等到了塘澗，沒有經過深入發動羣眾，沒有好好宣傳告農民書，也沒有查階級訂成份，取消舊幹部舊組織。就開始處理幹部問題，壞份子便利用這個機會，挾公報私，破壞土地改革。塘澗第一次選出的五個「代表」，沒一個好的，綽號「七區長」的王理才，帶上眼鏡擺架子，他因殺母羊被李青山罰了一小斗莜麥，就對李青山記下了私仇。李四拐子好吃懶動彈，他是在敵佔時期從外邊來的，來歷不清。葛四羊也是好吃懶做，還有個叫「老趙」，也是在敵佔期間從五台來的，來歷不清，隱瞞姓名，抽大煙，專等分果實，過去每次鬥爭，就是李四拐子、葛四羊、老趙當「積極份子」，羣眾說他們是「吃鬥爭飯」的。後來店兒上開會，重選一次代表，雖然把李四拐子、葛四羊、老趙選掉，添進郭虎成、杜四羊等幾個好農民，但大權仍掌握在王理才等手裏，同時添進的代表劉二六也是包庇地主的。葛四羊和「七區長」的奶哥劉二骨拴又當了「監察員」。鬥爭李青山，是在這些壞蛋操縱下搞的，並不是真正羣眾搞的。李青山做過不少脫離羣眾的事，羣眾不滿意，同意鬥他，但李青山還不夠個新惡霸，特別不同意由這些壞蛋來鬥。鬥爭李青山時，最「積極」的是劉二大頭，他曾因打死人命坐過八年監，每年指偷田禾過活，他女子嫁給青羊嶺子貧農邸金滿，他挑撥的不和人家過，想使她另嫁，從中使錢，故意將女子隱藏起來，邸金滿告到村公所，李青山把劉打了一頓，教他找下保人，限期將女子送回，因此懷恨在心。另一個「積極份子」李四拐子，在鬥爭李青山時捏造事實，原來他和劉三曾合夥違法宰殺母羊，李青山要罰劉三，後來羣眾打勸的沒有罰，如今劉三死了，他就胡說李青山罰過劉三三斗麥子，還罰了他一斤十二兩羊油。他們對李青山有仇趁機報復，並竊取果實。以上是該村貧農團對那次鬥爭李青山的看法與意見。又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陳良柱同志的報導中，有許多事實須加以更正，主要者如下：

（二）塘澗貧農團對不眞實事例的更正

（一）「去冬他（指青山）為了姦淫陳拴定的女人，就給陳拴定戴上二流子的帽子」，李青山和陳拴定女人勾姦是事實。貧農杜面換、賈二亥說：「陳拴定夠個二流子，抽洋煙不願意勞動，不是李青山給他戴的。」（二）「強迫全村起米麵（一百四五十斤）」，此事經貧農團向王全人（舊主任代表）等多人調查，是這樣的：任代表向十二戶起過，其中已查明著有十一戶是地主富農，不是向全村起的，當時只起了十多斤，並沒有一百四五十斤。（三）「將陳拴定從院裏打出街上來」，也不對，貧農王福小等說：原是「陳拴定從家中把李青山趕出街上，兩人相打了一頓」。（四）「民兵把王四有的老婆扣起，他把看守的民兵打發走，就強姦了這個女人」，也不合事實。據當時看守的民兵王福成、葛九子說：「李青山對他們說過『你們要瞌睡了回去吧，我替你們看着』，可是當夜有個谷新順也在」，又據池憨小說：「當時每天派人有我，在招待所裏扣着，每夜都有人坐到半夜，每晚有三個人同她在，李青山『強姦』不一定是事實。」（五）「大地主任世清欠公糧廿七石，他住在任家院內，並和任世清的小老婆、女子有姦情，就不追要」，貧農賈二亥、張二、池憨小、杜面換、郭虎成等說：「李青山是要公糧以後，人們反映他賤買了衣服，他不想幹了，才搬到任家院內。最初要公糧時，對地主們都很堅決，至於任世清，並沒有個小老婆，是繼娶的，和李青山絕對沒姦情，和那女子，也沒的事。要公糧時，任世清的老婆想要美人計，李青山也想娶那女子，後來因為條件被講成。這時候李青山對她家公糧追的不緊了。」（六）「可是貧苦羣眾不說欠糧，緩交還不行」。這更是黑白顛倒。貧農郭虎成、賈馬拴、周張柱們說：「那一次要徵公糧，只是向地主富農要，就沒向農民要。」賀田倉、張二們說：「大會上只是當過黑不浪的張變保提過說衆人的都不清，就嫌向他要哩！」（七）「只因開會去的遲被他毆打、押山藥窖、關牛圈的就有十幾個」，據劉根存自己說，押他是因為抬扭架，他有病不能抬，王世昌（村長）打了他一拳，踢了一腳押下去，李青山在跟前沒作聲，不是因為開會去的遲。又據張柱說：有一次他開會去的遲了，是王世昌押他，還有一次押他，是因民兵叫他開會時，民兵們誤聽說是張柱的女人罵他們，回去報告了李青山就押了。貧農郭虎成、賈二亥們說：「挨過李青山打的有十幾個，除那次要公糧時打過十來個地主富農外（因塞公糧想打張變保沒打上），另外打過陳拴定、劉二大頭、牛老娘娘。（八）誰家的娃娃哭了，說上一聲「看老李來咧！就嚇唬住了」，羣眾都說：「李青山一般人怕是有些怕，可沒有怕成這樣子」。（九）「工作團去村後，羣眾每天晚上自動到工作團住的地方去撥拉」，羣眾說：「沒的事，只是幾個人自動去，真正貧苦農民叫誰誰才敢去，也沒叫過幾個，至於扣李青山是劉二大頭提出來的。」（十）「羣情鼎沸」，羣眾說：「沒的事，是幾個人喊叫」，此外還有許多小問題，和原來情形不符，不一一列舉了，總之，那個報導有許多地方是把幾個人的意見和行動，寫成了羣眾的意見和行動，李青山固然不好，塘澗的工作也沒做好，但那篇報導，沒有「擊中要害」，「鋼沒下在刀刃子上」。

為什麼要張冠李戴

——對於韓生本、侯星南同志對野戰三院三所批評報導的更正——

去年十一月底，八分區第三野戰醫院召開民主大會，處理齊彥甫等問題，會上宣讀了晉綏日報關於第三醫院的三篇報導。對三所的兩篇即十月二十四日「三所工作上發生嚴重錯誤」、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分區辦事處侯星南「關於野戰三院三所的補充材料」。（二十四日的報導，是前新華社八分區支社負責人，現在晉中分社韓生本同志寫的）事實大都有，對改造三所工作起了作用，但卻有事實不符，主要是張冠李戴的錯誤。

一、韓生本報導中的錯誤

去年十月初，韓生本去三所檢查病，以記者資格向醫生支全吉（階級異己份子，經該院民主大會審查扣押）採訪該所工作情況，談了半小時多，支某把三所發生的錯誤，連他自己的罪惡，都推到賀所長身上。當時趙醫助會向韓提議：「最好去所部問一下」，韓叫調劑員去請所長，後賀所長請他到所部談去。韓去後把支某談的情形與賀談了一下，賀說：「眞實與否，最好請你到下面工作人員中調查一下，再到院部問一下。」但韓生本並未到工作人員中去問就走了。來去不過一小時即寫了這篇稿子。這篇報導中的錯誤是：

（一）報導中說：「所長賀池鑫……平常連病房都很少進過」。此次民主大會上討論時，大家說所長除聞男女關係的那一個時期去病房少外，平常常去病房。

（二）「有幾次鄰村演劇，賀竟叫全所醫務人員同去看（只有支全吉醫生堅持工作崗位，領導少數護士未去看），留下全所傷病員不管。」大家說：看戲是接上級機關通知去參加開大會，並不是專為去看戲。當時走時病房留了足夠的看護員招護。當時支全吉病了未去，並非堅持工作崗位。

（三）「有次在賀等整天看戲中，新送來的一位負傷戰士穿着濕衣服在院子裏躺了一天」。事實是那天下着毛毛雨，送來兩個傷員路過戲場，賀所長當即派看護副班長康毛旦帶回去安置，回村後，康把傷員放在院子裏去收拾病房，沒有留時抬到別的房裏睡着，以致被淋一點多鐘。

（四）該報導中關於「東山」部重傷員李壽功同志受到不應有的犧牲一節（情況從略）應由支全吉、白醫助負責，賀所長當時到院部開會去了。又五月間腿部被炸民兵張龍俊同志，因護士包紮的不好，致成殘廢一節，也應由支、白負責，當時賀所長在院部討論工作。

（五）九月間有文水峪口村被炸傷羣眾張某，即因擱在駐村招待所，就延了五、六天，待手續來後，傷勢已不能治而犧牲了。」大家說：「事實是經過這樣的：這老漢叫張振功，是被地雷炸傷的，持縣長劉某的私章介紹信來住院，劉副所長說：「私章介紹信不收，吃了不能報銷」，堅決不收。當時因下雨即住在招待所，三所會派人換了幾次藥，取回公章介紹信，後才收下，當時張老漢傷勢很重，並未受傳染，因年老體弱，本應恢復幾天再轉（轉時也應派得力護士帶救急藥品護送），而白醫助、支全吉決定與李壽功一塊轉，只派了個小看護王保福護送。王保福說：「當時有救急藥品不會死的。」大家認為不收問題，劉副所長應負責，轉死問題，支、白要負責。

二、侯星南報導中的錯誤

（一）「賀所長是主管外科的，有一天抬來一個流血的傷員，等了很久也沒人給他換藥！」小鬼上回來說：「人家忙着打牌呢！」事實上當時正是支全吉、趙白二醫助和侯星南（即寫補充材料的）四人在打牌（賀所長不會打牌）。看護去叫支全吉時，支說「牌還沒有打完，換不了」，只叫司藥拿了點止痛藥給傷員吃。（二）「賀對劉副所長和支醫生以及其他正派的同志則抱仇視的態度」。事實上劉副所長是正派的，而支全吉卻是個階級異己份子。（張成恆）

（編者按：上列材料，是摘要發表的，全文已轉寄新華社晉中分社及八地委，請他們研究處理。）

劉胡蘭同志流血一週年

熊瑾玎

劉胡蘭同志，文水縣五區雲周西村人，女性，年十七歲，為共產黨員。前年陰曆十二月即去年陽曆一月，為閻匪所捕，迫令自首，劉同志嚴詞拒絕，卒被慘殺於鍘刀下。事載報端，至為悲慘！今正一年，追溯其被捕時，不說一句軟骨頭話，臨刑時，則慷慨激昂，從容就義，她是一個年青的女同志，她對於革命的人生觀，把持得多麼堅牢，她眞正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氣節，令人欽敬不置！（此外尚有羣眾石世輝等六人，一道被捕慘死同是壯烈犧牲，也是可歌可泣的），用特賦此，以誌哀悼。

樸樸農家女，雄豪勝過男，
立場能站定，奮鬥不辭艱，
頭斷鍘刀下，芳流宇宙間，
閻匪劊子手，血債必追還。

富農舅舅黑心腸

——記僱工郭半拴的訴苦——

工農通訊員　侯智記

郭半拴是偏關三區甘溝村人，今年才十九歲，僱了十年長工。他在土地改革中訴苦說：「我父親也是攬長工的，在我九歲的那年，我家給大出嶺村地主楊世明種地，打下糧食，都叫這黑心的地主扣了，害得我全家受凍餓，父親就這樣凍餓死了。留下我母弟三人，沒辦法，母親隨上弟弟後走了（另嫁），留下我一人，只好僱工度日。

「我十歲上開始給我親舅舅白三（富農）僱工放羊，以為親舅舅總會比外人對我好些，啊呀！想不到這個親舅舅的心也是黑的。先二年不給我一個工錢，還說我穿吃了他的，其實冬天還不給我穿棉衣，冷成那樣，我也得去放羊，放羊回來，凍的連炕也不叫上，舅舅還罵的叫我死去吧，但他穿的皮襖棉褲，還嫌冷。吃飯也是兩樣的，他家另吃了好的，給我吃的是山藥稀飯，我那時很小，還硬叫挑水，頂大人來使用。第三年說定給我賺十五塊工錢，他家還應承給我作些針綫，結果這個親舅舅家用關布給我做了一雙鞋，就頂了三元白洋。剝削的我吃不住了，十四歲上就離開他家。」